2026年11月15日 星期日 老年日报

执行主编:刘琳佳 责任编辑:一版 二版 张天龙 电话:(0451)84612073 E-mail:zmb2014@sina.com

没有御剑飞行,不过是另一重人间职场

当代年轻人的道观突围与幻灭

静坐深山,青烟袅袅,一袭道袍,仙气飘飘,整日闲云野鹤,超凡脱俗逍遥,这是世人对道士的印象。要是再看几本武侠小说和电影,想象还更玄乎些:道士们个个身怀绝技,奇门遁甲、起卦画符、降妖除魔都不在话下。

但去过道观的人就知道,现实并非如此。

李闯见过山上的道长们在墙根蹲一排,端着碗大口刨饭。他们会网购,年轻的道长会凑在一起打《王者荣耀》,李闯还听过两个道长认真讨论怎么用无人机运送货物和人,这样上下山更方便。

李闯在武当山做过大半年的义工。"我们觉得御剑飞行才叫道长,要真是无人机底下拴一筐道长从山上下来,你觉得就是胡闹,对吧?"他还以自己的经历举例:大家以为道观里的第一负责人叫掌门,实际上人家是叫主任。因为道观设有管委会,设主任一名,副主任若干名。

这样的反差,这两年正被更多人撞见,"年轻人在上班和上进之间选择了上香"成为流行语。在一些道观发布的"道士招聘"信息里,有的招聘条件看起来与市面上任何一种招聘都截然不同:"要求家庭和睦,无牵无挂""须四肢健全""不收'出马仙、附体、神神叨叨'的""60岁以下"……



一位"00后"义工在大学毕业后,前往浙江天台山的一座道观做学徒,用镜头保留了老道长很有童心的一面。

"一无是处"的人

"说白了,就是辞职了在家闲得没事,想换个生活方式。"2019年,33岁的李闯听朋友说,武当山上的生活就是每天敲敲钟,扫扫地,没事干的时候就在树下发呆、闲聊、下棋,要么听道长吹笛子。

李闯很是向往。那时,他刚从北京一家出版社离职不久,在北京胡同里开了一家小卖部,有大把时间发呆、闲聊、下棋。

他在网上看了一圈,武当山紫霄宫招聘义工的要求很特别:会乐器、能做木工活、懂画画或者武术、了解中医药、会运营新媒体和研发文创者优先录取。李闯不屑,"如果住在山里面还要每天操心微信公众号涨粉,那当初自己何必辞职呢?"

李闯故意将报名表里的学历、专业、职业技能栏,一概空着不填,因为他想看看,"一无是处"的人能不能进道观做义工。投完简历隔了两个月,当他都忘记这事儿了,武当山紫霄宫的负责人来联系了。

李闯不是真的一无是处,他曾在一家学术出版社做人类学编辑,自嘲是那个卓越的平台和一众优秀的同事,让他有了一份活在文化圈的虚荣。"但不知何时起,我开始胸闷、心慌、焦虑,夜晚反复惊醒、失眠。"一番检查过后,医生诊断出他患有焦虑症。

上了武当山以后,李闯才发现,他所在的道观也不完全按招聘条件来招人,比如义工招聘条件上写着要"35岁以下",实际上四五十岁的人去道观里问,也会被接纳。"其实有些不被社会接纳的人,道观反而会接纳,包括那些性格古怪的人。"

若以去道观的初衷划分,受访义工和应聘道士的人,主要有三类:一是在遇挫后有心结,带着困惑来道观安放自己的不如意,来讨个答案的;二是对道观生活有好奇心,来体验生活的;三则是对道教感兴趣,想要学习技能入道之人。

水生去道观的原因与李闯相似。"00后"水生是一名学习机械专业的大学生。在他的简历上,仅有一段在一家电镀公司做过3个月的实习经历。

水生也参与过秋招,现实遭遇一言难尽。他不想"进厂打螺丝",于是转头进了四川资阳一家道观修道。

2024年,水生正式拜师,成为正一派的一名道士。如今,他会心平气和地讲,生活要顺其自然,"不刻意讨好别人,也不压抑自己"。

"道观和外面一样"

成功成为武当山的一名义工后,李闯没能去成紫霄宫,而是被分配到了金顶太和宫,在这里,他看到了不同于想象中的场景:道士们不劝人入教,甚至还会劝退。

李闯听道长们讲,经常有年轻人过来说要出家,往往是因为看了武侠小说,想学武术。道长会问,家中几个孩子?如果是一个,道长再问,出家了父母怎么办,就有人说,"我都修仙了,还管爹妈干什么"。

李闯说,这种十有八九不行,因为道观不倾向于招收独生子女。"道长说,把你招来了以后,你的父母没有人赡养,不符合孝道;再者,你出家了,回头家里人天天上这来要人怎么办。"

那住在道观里是什么体验?水生说,他每天早上6点起床,日常除了做早晚课,工作琐碎得很:打扫卫生、接待香客、处理庙宇修缮、对接相关管理部门提交文件、开会,世俗繁杂事务一样不少。

在道观里,水生要大量阅读典籍,反复练习画符、科仪法事,学习任务更重,比当义工累,师父还会不定时抽查。

李闯在武当山的工作节奏也差不多。他喜欢早晚课这个环节,参加过才知道,早晚课并不像大众想象的那般森严,经常有道士迟到,还有人在演奏中途跑出去透透气,轮到自己又"噔噔噔"地跑回来,震得地板轰隆响。

说起作法事,乐师姚洁觉得这是门苦差事。她介绍,法事在大殿内进行,正中是服饰最为华丽的高功法师,主持科仪、上表迎驾;两侧是诵经的经师,乐师则在一旁负责道乐演奏。

南方女孩姚洁19岁就进入道观成为一名乐师,平日里负责在法事和科仪中演奏二胡。一场法事时长大约一小时,她的双腿常跪到发麻。

在道观里面也要上班,这是李闯的新发现。在这里,也要处理和领导、同事的关系,和游客的关系,"有点像服务行业,你也会被游客投诉的"。

"不要以为道观可以躲开世俗烦恼,道观跟外面上班一样要干活,有人际琐事。"姚洁很直白地说,道观对她而言一半是干活谋生,一半是精神寄托。

"有人说道观就是另一个职场,我觉得没毛病。"一位义工说。对于这种看法,一位受访的道士也认同,"道观跟外面是一样的,外面有的(职场关系、琐碎事情),里面也都有"。

"还是得靠自己修炼"

"修道不是生活在云彩里边、完全脱离现实的,他们是从现实走出去的。"李闯说,也有义工会因为道士"俗得比俗人还俗"大失所望,总有零星年轻人,出现又离开。

一位长期对接义工的道士说,有些义工来到道观后,发现道观没有给他们发道袍,而是一件义工马甲,还要他们做搬杂物、叠纸钱这一类的"俗活",扔下义工服就跑了。

2026年10月底的一个下午,笔者在南方一座道观报名做义工。穿上义工标志的马甲后,与两名女性义工跟随道士到一处会议室等候。一名工作人员熟练地把一沓口罩和三个塑料篓摆在桌面上。

一位身穿白色T恤的道士拎着两个沉甸甸的麻袋搁到桌上。袋子解开全是钱,都是游客和上香的人捐在功德箱里的,道士埋头哗哗翻半天,才把所有的钱摊出来,堆满半张桌。

一个道观的香火旺不旺,这就是直观体现。桌面上,数量最多的是1元面值的钱,5元、10元、20元和100元的也不少。有纸币、硬币;有欧元、港币,甚至民国时期的千元面值纸币。除了钱,还有符、香囊,及各种古怪玩意儿。

义工的任务,就是将这些钱分类,方便后期存钱。5元以上面值的扔进一个篓子里,红包扔进一个篓子里,物件则扔在第三个篓子里。4个人忙活了两个多小时,把所有1元面值的钱用橡皮筋捆成沓,其余大额面值的钱由道士分类。

数钱时,义工们听道士讲起丰富的旅行见闻,道士对义工们分享的感情经历也饶有兴趣,时不时追问。

这位道士讲,他从不主动过问义工们来这里的原因,更不问他们有什么烦恼和困惑,如果有义工主动提及他们对于道观生活的想象,他会打破滤镜,说"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"。这位道士讲,对于那些来"讨答案""求点化"的年轻人来说,逃和躲是没用的,要解决问题还是得靠自己修炼。

李闯也说,那段"上山"经历,其实并没有解决他的实际问题。"但是这段经历告诉我,那些问题不解决也没关系。"

2020年夏天,李闯决定下山。他最近一次帮朋友问武当山义工怎么报名时,道长对他说,"别来了,现在山上义工多得都快没地方住了"。 郑丹

深一度

超七成青年青睐传统元素舒压活动

在快节奏的生活中,越来越多年轻人把打太极拳、写书法、做香囊这些带有中国传统文化印记的"慢功夫",当作安顿身心的重要方式。近日,一所调研机构发布一项1334名青年参与的调查显示,超七成(73.6%)受访青年放松解压时更青睐带有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活动。

从今年7月开始,来自湖北的90后李思遥慢慢爱上了打太极拳。每天清晨,她会来到公园和练功同伴一起站定起势,双手缓缓抬起,开步,呼吸跟着动作一点点沉下来。

几个月前,她从没想过自己会和太极产生交集。长期伏案导致颈椎腰椎"报警",再加上家庭琐事和工作压力,李思遥时常感觉身心有些疲惫,但一直没找到比较好的放松方式,经常是闲下来就只想刷手机,却越刷越累。直到父亲拉着她去公园,跟着教太极的师傅比画了几招,她才发现:"身体慢下来,心也跟着慢下来了。"

此前的一项调查显示,当感觉自己压力比较大时,87.7%的受访青年会有意识地进行一些活动来调整状态、舒缓情绪。运动健身以50.7%的获选率成为受访青年的第二大舒压方式。

数据显示,在需要放松解压时,超七成(73.6%)受访青年觉得带有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活动(如写书法、练太极、制作香囊等)对自己更有吸引力。其中,近两成(19.9%)受访青年表示"非常有吸引力"。交叉分析发现,受访95后认为对自己有吸引力的比例更高,为76.7%,其次是00后(73.7%)。二线城市受访青年的这一比例更高,为76.5%,然后是一线城市(74.3%)、三四线城市(74.2%)。

受访青年中,05后占5.0%,00后占27.7%,95后占24.0%,90后占22.0%,85后占21.3%。男性占44.9%,女性占55.1%。 宏伟